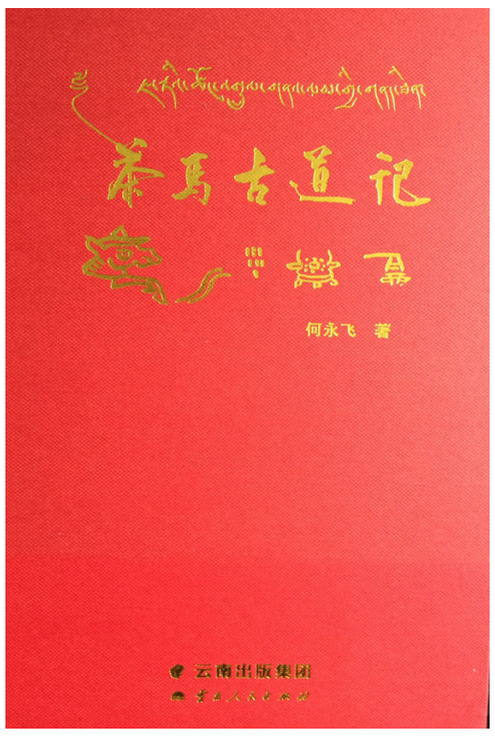
何永飞获“骏马奖”作品暨全州文学创作研讨会发言摘登

何永飞简介

何永飞,男,白族,出生于1982年3月,大专学历,大理州鹤庆县人,曾就读于大理民族师范学校(现为大理五中)和供职于《大理日报》,系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大理州作家协会会员等。



获奖作品简介

《茶马古道记》是关于茶马古道的首部诗歌专著。全书共有四章,分别为“千年蹄印”“高原魂歌”“生命情弦”“历史血脉”。其讴歌和讲述的是高原之上与这条古道相关的风土人情与悲壮故事,挖掘和呈现的是灵魂之上与个体生命相连的自然之道和神圣信仰。被认为这是一部写在大地上的诗行,是诗歌界的重大收获,是“情与爱相交,血与泪相融,冰与火相生,灵与肉相依”的净化灵魂之作。

“骏马奖”授奖辞——

何永飞的《茶马古道记》再现了这条千年古路作为生命之路与文化之路、通商之路与血缘纽带之路的神奇壮美,构思新颖独特,想象恣肆缤纷,气象恢宏、内涵丰厚。

《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点评(全国鲁藜诗歌大奖授奖辞)——

《茶马古道记》以充沛的想象力,寻梦茶马古道,以梦想之心,抚摸历史的斑驳之迹,把云南与西藏,藏族与内地各民族的社会文化历史故事,进行了全景式的抒写,绚丽多彩,细腻壮阔,凸显了民族魂魄的鲜活与辽远。

骏马奖评委、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张清华——

白族诗人何永飞的《茶马古道记》,呈现出文化链条式的历史,写得丰富而精细。以串珠式的结构,串起了这条西南地区千年生命线上的自然山川、人文风物、历史民俗、人物传奇,用生动的笔触将之熔于一炉,再现了它作为生命之路与文化之路、通商之路与血缘纽带之路的神奇与壮美。

骏马奖评委、《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

诗歌创作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一个强项和亮点,这也体现在本次评奖中。白族“80后”诗人何永飞的诗集《茶马古道记》,思考、抒写和吟咏茶马古道的历史与现实,诗风健朗而深情,宏阔而精美。

骏马奖评委、云南省作协专职副主席范稳——

何永飞的《茶马古道记》受到评委们的高度认同,认为这是一部写在大地上的诗行。在几乎所有的诗人都在“向内”、进入个体写作时,何永飞“向外”走向了旷野,走进了历史,同时将一条连接不同民族文化的茶马古道写得诗意盎然、情深意浓,被认为是诗歌界的重大收获。因此,《茶马古道记》在评选中全票当选,殊为不易。

鲁藜诗歌奖评委、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黄桂元——

诗集《茶马古道记》以充满力度的诗性描写,雕刻了一道神秘、艰辛、险峻的历史岁月风景,同时也表达了内心深处的现实忧患之思,含蕴着丰富的人生况味,美丽而苍凉,深邃而刚劲。

何永飞创作简历

1999年9月~2002年7月就读于大理民族师范学校期间开始文学创作,并公开发表作品;

2006年8月加入云南省作家协会,2014年加入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

2013年11月就读于鲁迅文学院第八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

2015年11月出版长诗《茶马古道记》(云南人民出版社),《茶马古道记》为中国作家协会2015年度少数民族文学重点扶持作品,并获全国鲁藜诗歌大奖、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载誉而归,潜心前行

□ 何永飞

首先,真诚感谢大理州委宣传部、大理州民宗委、大理州文联召开如此盛大和意义非凡的研讨会!当我在北京,代表白族同胞,代表家乡父老,站在神圣的领奖台上时,我感到无比荣耀。但我知道,如果没有大理山水的养育,没有大理文化的滋养,没有大理人民的关爱,我是难以企及这样的高度的。因此,我对故土大理充满感激之情,为生在大理、长在大理而感到无比幸福和骄傲!

文献名邦大理,自古以来就重视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名家辈出,名作无数。就文学艺术方面而言,大理的文学创作成就,在云南文坛、中国文坛都有一席之地,形成一股强大的文化力量。这与大理得天独厚的人文底蕴分不开,与大理历届的党委、政府领导的真抓实干和呵护栽培分不开。身为大理人,身为大理文化队伍中的一员,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传承前辈的优良品质,延续历史的高贵血脉,用好自身优势,发挥自身才干,用心去创作精品力作,为提升大理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贡献力量,为时代和人类创造出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写《茶马古道记》,是偶然中的必然,是必然中的偶然。也许是情缘,也许是使命,也许都有,不然我为何出生并成长于茶马古道边,不然我为何总是走不出一个小小的马蹄印。重走茶马古道,我是逆着时光而行的,且把脚步放得很慢很慢,唯恐错失精彩片断。那残留于暗角的饮马槽、棋盘、古驿站、马掌铺、荒坟、寡妇巷、拴马桩、贞节牌坊、盐井等,就像历史的回放键,按下它们,一幅幅清晰的画面就在眼前重现,一则则血泪交融的往事就在心底苏醒,一曲曲穿透云雾的赶马调就在耳畔响起。站在山顶,或身处峡谷,我的思绪总是飘得很远,对当年的马帮佩服得五体投地。在广袤的大自然中,他们显得很渺小,可却用青春和生命,造就令后人赞叹和望尘莫及的精神高度。他们走过的地方,花儿更红,草儿更绿,阳光更灿烂,日子更丰盈。

《茶马古道记》一问世便备受各界关注和读者欢迎,但能荣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且得到评委老师们的高度评价和一致认可,全票通过获得诗歌类别的头奖,是我不曾想到的,也是给我莫大的惊喜和鼓舞。“骏马奖”被称为少数民族文学的“诺贝尔奖”,级别之高,竞争之激烈,那是可想而知的。当然,获奖不是写作的目的,奖项只是对作品的一种褒奖方式。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写好作品才是硬道理。

最后,有一个好消息要与大家分享,在北京领奖期间,我与中国出版集团的中译出版社签订了一份合同,《茶马古道记》作为国家项目将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发行,是本届“骏马奖”获奖作品中唯一的一部,同时,该社对《茶马古道记》的中文版将进行再版。但荣耀和成绩属于过去,我一定会再接再厉,扎根故土,关注时代,潜心前行,努力创作,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回报家乡大理的养育之恩和广大读者的热诚之爱!

魂牵长歌惊风雨,梦回古道写春秋

□ 纳张元(大理大学文学院院长、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生于云南,对茶马古道自然是不陌生的。对我而言,说他是一条古道,毋宁说他是富于文化意蕴、传奇色彩、使云南人的心中既氤氲着骄傲又不觉点染上些许沧桑悲凉的感叹号,是横亘历史长河、沉淀千年岁月、流过无数春秋的绵延不绝、悠长无垠的省略号,也是一个在今天他将如何延续或是否终将中断的忧伤的问号。

何永飞的《茶马古道记》似乎让这个问号不再是问号,忧伤不那么忧伤了——在马蹄跫然点缀空林的萧瑟被汽车轰然咆哮的喧嚣撕裂的时代,竟有这样一位诗人,以虔诚去信仰、以身体去重行、以灵魂去朝圣、以情感去触摸这条走过千年春秋的茶马古道,并将一路的心证意铭以文字镌刻于纸间——我不由得恍然,原来,延续或中断从来就没有问号:山河密码、时光掌纹、千年蹄印、血色灵魂、刚毅心性、不折傲骨,本就落款在灵魂,灼烧在血液,行吟在脊梁,长歌在岁月,套用一句诗,那便是从来不离不弃,不远不近,无论你我见或者不见,他就在那里。

这或许就是《茶马古道记》捕猎读者灵魂的第一只抓手吧——他的出世,本来就是极有价值的宣誓与昭告。这种价值,毫无疑问与他在题材选择上的独具慧眼与开天辟地有关。茶马古道,本就蕴含了太多足以使我们匍匐去吮吸的营养与精魂。所以,这一题材的好,我倒不想多说,也基本是不言自明的了。使我感慨的是,正是云南大山人血液中的、骨子里的某些东西,让何永飞选择了这样的题材与视角,或者说,茶马古道选择了由他来书写来膜拜来长啸来歌哭。让这本诗集在芸芸众诗的海洋中站在了破海而出的海礁上,有了以悲壮或刚劲的姿态凭海临风、接受审视与评说的资格,而不至于湮没并沉沦。

一气读完,我的心终于放下。何永飞是在用自己的生命书写,这生命里,不仅有尼采最爱的血,还有肉有脊梁有灵魂。诗中有丰满的血肉,有深邃的灵魂,有充沛的情感,有圣洁的信仰,还有富于锐度的语言、震人心魄的意境、汹涌奔腾的妄想……好题材终究没有被辜负。永飞是一个对诗歌文本特点和诗歌精神都有很好地理解和把握的诗人,六年前,我给他的诗集《梦无边》写封面推荐语时就有这样的感受:“读了何永飞的诗集《梦无边》,我看

到固有的诗歌生态依然活着,我看到了诗歌的力量被重新发掘和张扬,我看到重个人体验与发现的诗歌本质仍然被坚守,我看到很多诗句既蕴含着肉体敏锐的知觉,又绽放着智性的思想光辉。我坚信,只要诗人还在思考,诗歌永远不死。”诗歌果然没有死,还开出了新花,结出了硕果。

关注时代,扎根生活,以宽阔的胸襟潜心创作

□ 李智红(大理州文联秘书长)

用诗人鲁若迪基的话说,茶马古道是有灵魂的。《茶马古道记》是关于茶马古道的首部诗歌专著,其讴歌和讲述的是高原之上与这条古道相关的风土人情与悲壮故事,挖掘和呈现的是灵魂之上与个体生命相连的自然之道和神圣信仰,是“情与爱相交,血与泪相融,冰与火相生,灵与肉相依”的净化灵魂之作。它是诗人何永飞为茶马古道抒写的心灵史诗,诗人捡起古道的残迹和碎片,用意象与感觉再造了古道上交织着的自然、社会与人类的传奇。从诗人心脏涌出的,是对古道上一切生灵和生命的礼赞。在诗人脉搏上跳动的,是千年古道熔铸的不屈的、永远鲜活的民族精魂。该书为中国作家协会2015年度少数民族文学重点扶持作品,在全国第十一届“骏马奖”评选中,得到众多名家的高度评价和倾情推荐,以全票通过而获得“骏马奖”。

以长诗的手法,描述数千年来,在这条因茶马互市而形成的古道上演绎的许许多多悲欢离合、发人深省的故事,何永飞可算是第一人。作者历时数月,分别走完了茶马古道的滇藏段和川藏段,采访了数十位各族各界人士,收集了大量珍贵历史资料,并查阅了许多文史档案。在此基础上,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和构思,创作出呈现漫长岁月中,茶马古道上可歌可泣、耐人寻味的人世沧桑之作。诗中的茶马人物叙述,以真人真事为主,以藏族、白族等各民族间相互依存,相互往来,团结亲善,和睦友好为主题,反映了云南和西藏因茶马古道的纽带相连以及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发展历史。

何永飞的《茶马古道记》之所有能够获得第十一届“骏马奖”,再一次证明,我们的作家,只有关注时代,关注当下,将厚重的历史文化与当下的时代发展主题紧密结合,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结合,才能创作出优秀的,被时

代所认同的精品力作。一个好的作家,只有扎根人民,深入基层,关注现实,胸怀祖国,才能创作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文艺作品。

行走在高原与灵魂之间

□ 饶峻姝(大理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茶马古道记》是白族青年诗人何永飞历时两年有余,独自重走滇藏线和川藏线后创作的长诗,它是关于茶马古道的首部诗歌专著。全书分为“千年蹄印”“高原魂歌”“生命情弦”“历史血脉”四个章节。诗人以行走的姿态,新颖独到的抒情方式,全景式地书写茶马古道余温尚存的历史。不是走马观花,不是轻浮的炫耀与卖弄,而是深入到文化的灵魂与内核。以全新的角度,别样的手法,写得风生水起,活色生香。从而把茶马古道千年的历史轨迹凸显于世人面前。灵动深邃的诗意表现,独特诡奇的诗美创造,执着睿智的诗性探索,造就诗歌独树一帜的艺术个性,得到众多名家的高度评价和倾情推荐。

诗是最具神性和灵性,最能与心灵相沟通的语言艺术形式,诗歌本来就是用语言建造的灵魂大厦。钟嵘《诗品·序》云:“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吉狄马加曾指出:“诗的声音,应该是来自诗人灵魂最本质的声音。”写长诗难,写抒情长诗更难。因为叙事长诗以人物故事来串联全篇,以情节的发展推进诗篇的完成,总有迹可循。而抒情长诗完全靠内在的情感力量推进,这就需要丰沛而永不衰竭的情感和巧妙的构思,集短制以成长篇。抒情长诗《茶马古道记》对一段历史、一种生存方式进行了生动、细微地描述,对代表传统古道精神的文化具象深度透视和诗化再现,使诗歌弥漫着一种生生不息的文化繁衍精神,其文化色彩和价值判断独特而鲜明。从而构建出匠心独运、浑朴天成又富于民族特色的艺术审美境界和诗歌抒情风格。在诗人笔下,《马蹄下的横断山脉》《弯道复弯道》《长脚的石头》《从河谷到山顶》都是有思想,有感情,有灵性的存在,诗人受外物感发,慧心忽启,灵性骤发,千般感慨,万般思绪发自内心而流于笔端。以断续表现连贯,以局部概括整体的跳跃式结构方式,表现得别有情趣,不同凡响,浸润着书写者那份潜在的古道情愫。诗人这种紧贴大地的书写方式寄寓了对人生的深切体验和诸多感慨,使诗歌具有一种厚重、沧桑、原始的文化根性与精神内涵。自然天成而韵味悠然,情真意切而意象深沉,技艺纯熟而了无痕迹,清新淡远而飘逸神奇。

读罢全诗,一位年轻的白族诗人何永飞,踏过悠悠古道,从历史的长河中走来,行走在高原与灵魂之间。他以哲人的眼光,在游走中触摸诗性大地,力图以出走之后回归的视野来审视民族历史文化。面对多元文化的“混血”时代,诗人通过对民族历史与文化碎片的拾取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性阐释。呈现出现

代新诗与民间歌谣、民族史诗的混合风格。既有内向深沉的民族灵魂的显影,也是博大深沉的忧患意识与悲悯情怀的外化,赋予抒情长诗崇高傲岸的冷峻气象。稍显遗憾的是,茶马古道亦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诗人的脚步和视野有偏狭和局限,未能跨出国门,以世界性的眼光将古道引向纵深。我们期待着视野广阔,将民族文化心理与精神历程作全方位、多层次审美观照的下一部诗歌作品。

《茶马古道记》:一部有创作难度与创作高度的成功之作

□ 杨泽文(大理州作家协会主席)

何永飞是从大理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的优秀白族青年作家,他早期创作的一些文学作品曾先后在《大理文化》刊发,《茶马古道记》也曾在《大理文化》节选发表。可以说,由州委宣传部主管、州文联主办的《大理文化》期刊见证了何永飞艰辛而又执着的文学创作之路。作为期刊副主编,每一次审阅到何永飞的作品时,都为他的创作进步感到由衷高兴。因为何永飞的创作不仅充满了民间情怀,同时也充满了大地意识,显示出了“接地气”的写作态势。这一点,就其《茶马古道记》的创作来说,表现得更为充分。

毋庸置言,就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创作现状来说,诗歌的品质前期还是比较高的,但进入新世纪之后,诗歌创作的总体品质出现了下降趋势。究其原因可能很多,但一个很大的缺憾就在于:写一己悲欢、写个体幽微的生命体验、写自我的作品非常多;或者说关注内心生活的作品越来越多,而关注外在生活的作品越来越少,尤其是写大时代、大主题、大题材的作品更是少之又少。这无疑与我们的诗歌传统是不相符的,是有距离的。无论是我们的旧体诗还是新诗,一直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诗人及其作品与时代、与国家、民族、土地和人民,有着牢不可破的血脉联系。遗憾的是在这十几年,这种联系似乎不那么紧密和清晰了。而何永飞创作的《茶马古道记》,突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乃至让人眼前一亮。对本土的诗歌创作,也有一种提醒纠偏的作用。

在茶马古道上出生和成长的何永飞,对茶马古道始终充满了敬畏和依恋,茶马古道的兴衰也始终牵动着他生命的畅快与疼痛。为了创作长诗《茶马古道记》,为了彰显用茶马古道所装订的一部可歌可泣的民族团结之书、文化共融之书以及社会和谐之书,何永飞毅然走出书斋,走出城市,不畏艰险,不顾劳累,沿着当年的茶马古道,即今天的滇藏线和川藏线,进行了为期数月的游历与考察,无论从感性还是从理性角度上,累积了大量宝贵的创作素材,仅从这一点来说,何永飞就已经为自己的写作设置了难度与高度,这种挑战自我的写作,其本身就具有了写作的最大意义。

尽管当代诗人很多,但进行长诗创作的诗人却并不多见。从这一现象来看,长诗创作确实是有难度的,长诗的写作难度并不在于把诗歌写长很难,而在于从整体上掌握作品的容量,把握作品的方向,处理作品的细部和安排作品的节奏,具有相当的难度,尤其是在创作过程中,创作者需要保持特别饱满的情绪则是难上加难。可喜的是,何永飞不仅选择了长诗创作,而且最终成功完成了《茶马古道记》的写作。

应该说,何永飞创作的《茶马古道记》视野开阔,大气磅礴,叙事缜密、细腻,很好地解决了宏大历史题材和艺术表达相结合的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一部激情之作,是一部充满想象力之作,也是一部既有创作难度又有创作高度的成功之作。

编后语:一位年轻的诗人,燃烧着一颗火热的诗心;一次行走,脚步与灵魂一同穿梭于祖国西南的崇山峻岭,与山水人文深度交融;一部诗集,勾画出茶马古道极富温度的过去与现在;茶马古道,以何永飞的《茶马古道记》中长诗的形式,充满诗性地出现在世人眼前。

在茶马古道上,逆着时光行走,何永飞收获颇丰。彼时,何永飞才了然和开悟,赶马哥就是他的典范。于是,他开始赶着文字的骡马,在生命的山水间行走。创作《茶马古道记》,何永飞就是想以赶马哥的姿态,把古道上的诗意、浓情、感动、美妙、圣洁等驮在文字之背上,然后翻过俗念之山、跨过恶行之水,去修复破损的人心和世道。或许,稍微停顿修整一下,他又得赶着他敬畏的文字,继续翻山越岭,向梦想的春天进发。

诗人应该以何种姿态现身和前行?何永飞与他的《茶马古道记》或许是其中的一种答案吧。

祝愿何永飞遨游诗海,再出佳作。